

# 推轮椅的时光感触

# 心中的杏花村

王太生

清风拂面的友人相聚，桌上的菜与窗外的景搭配完美才更新鲜。我坐在家想事，写诗的陈老大打来电话：春天到了，桃花流水鳜鱼肥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走，到杏花村喝酒！

不知道天底下有几个杏花村？上次到池州没有去成杏花村。一想到，到杏花村喝酒，我会遇到一个牧童，恍若看到村头一面布幡酒幌，在风中招摇。那些菜里，还放了唐朝的文化味精。无法猜测，一千多年前的杜牧去乡村小酒馆，会邂逅什么人。

古人桃花流水中的鳜鱼，吾乡叫作“季花鱼”。鱼身两侧有暗棕色斑点及斑块，从嘴巴穿过眼眶一直到背鳍的前下方，长有一条狭长的黑色带状，像是在身上长了花。据说把它叫作季花鱼，不是外表的“花”，而是在它腹腔和心脏相连的地方，有一个“花瓣”，大小等同于它的鳃盖。季花鱼，刺少，肉紧实，蒜瓣一样，一块一块的。

陈老大是典型的吃货，曾经穿背心大裤衩，一口气单脚骑行十五公里，一个人，大汗淋漓，悄悄跑去乡下小饭馆，喝了一碗老母鸡汤。在陈老大眼里，一只烧饼，配一碗老母鸡汤，郊外清风翻书，露水泡茶，这大概是他想要的，有态度的别处生活。

其实，春天宜适到有杏花的乡下，最好有温润的细雨，遇到一家小酒馆。村里的人，会热情得一塌糊涂，有人搓着手，介绍一些本村土菜。临了，还来上一句：“翠花，上一盘清炒豌豆苗！”

我比较喜欢吃杏花村的小慈姑炖黑猪肉、白菜猪油渣。小慈姑炖黑猪肉，慈姑特别的小，比邻县大师汪曾祺笔下的慈姑还小，油浸水润，全入味了。

小酒馆有一个响当当的招牌：“杏花村上海大饭店”，这样的两个地名排列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

坐在小酒馆里，喝酒的人高矮胖瘦。请客的刘老板是个鸡、鸭、鹅“联军司令”，谈到从前养鸡放鸭的艰辛，也许是酒精这东西容易让人动情，刘老板喝高了，自己被自己感动，竟像孩子似的，抽抽噎噎。

在小酒馆里，我遇到张木匠。张木匠现在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，穿唐装，正为一件事烦心，一个人坐着喝酒。

新鲜的猪头肉，油汪、粉烂。写诗的陈老大吃得一愣一愣的，酒酣耳热之际，陈老大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。陈老大说，要是有一张新鲜荷叶该多好啊，把猪头肉摊在荷叶上，就有了一个诗意的菜名：荷香猪头肉。

吃一个地方的美食，有时会记住与它匹配的环境。那天，我坐在小酒馆里，看窗外斜风细雨，看到有一个人披蓑衣，头戴斗笠，在垂柳、油菜花掩映的小河上，撑一条船，我醉意朦胧，一时眼花，误以为是到了宋朝。

有杏花的村庄，是一个偶尔来过，喝酒聊天的地方。酒醉的情况下，大脑皮层兴奋。一些话藏在心里，本来不说。酒后，飘然骑白马，有一个机会，让你表达。有个朋友微醉后，很开心。他拉着我，勾肩搭背，尽说些兄弟激赏，江湖义气的动情话。乡下容易让人内心变得柔软。在酒桌上，我还遇到一个与我外婆同乡的人。想起小时候外婆为了我，辞了工作，每天推着小车带我在街上玩。等我渐渐长大，没有了收入的外婆，在电影院门口卖紫萝卜。一想到去世多年的外婆，老鸟哺雏般的辛苦，不知为什么，我竟当着个陌生人的面，一时哽咽。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杏花村。到古村去喝酒，我还幻想坐在牛背上。

## 墨染清晨

周雪枫

晨曦照入窗子时，我还赖床未起。这一天将要完成的几件小事，在我心里列着清单。

窗户没有关牢，鸟鸣乘虚而入，却似给清晨添了几分寂静。小路上人语稀疏，隐约是游走他乡的我听得迷迷糊糊、讲不出的方言。

那些早起的人，把问候散落在空旷的山野，仿佛有一种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的深远意境。清晰的问候和“叽叽喳喳”的鸟鸣一起被收录在大自然的语音库里。

当我睡眼惺忪地顶着松乱的头发，端着一杯温开水临窗而立，渴望有惊喜跌入视线里，是松果突然掉落，还是山羊爬上了坡？当我渴望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崭新的清晨时，雾像一层白纱，遮住了我的眼睛，给足了我对美的憧憬。

我听见树枝的轮廓传来隐隐约约的、张牙舞爪朝四周延展的声音。待发的青芽，在努力打量这个世界，有那么一瞬与我对我，我竟没有察觉。

我听见万物复苏的声音，有的舒缓如一首柔板的浪漫曲，有的掷地有声，像要惊醒梦中的你。

太阳落进迷雾重重的山野，失去了方向，好像被困在了某个场域。那轻薄、隐形的墙，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把太阳的暖，牢牢锁在了山林里。

因为雾霭朦胧，一切都显得朦胧。亦幻亦真的清晨，仿佛要将人带入昨晚的梦境里，或者可以把昨晚的梦重新搬到神秘的舞台。我的眼神在迷离中跌跌撞撞。这一会儿的静止入定，只留给我屈指可数的时间，痴痴地看着这个清晨，把这独一无二的清晨定格在记忆里，想想也很好。

看不到飞鸟划过天际的身影，只从一声声鸣叫中感受到了它们的欢欣、自由，和对温柔的春天的几分欣喜。

寂静的清晨，心灵挥一挥手，让朦胧的迷雾帘窗开启有了缝隙，让我把三月的萌动一览无余。

三月的风，少了些许柔软，微微凉，正好把万物从沉沉的睡梦里催醒。四季像一首回文诗，同一个意象是这一季的起笔，又是下一季的落笔，而不可或缺的季风，恰到好处地将每个意象都画上了独特的标识。

风落入山野，如一滴墨落在宣纸上，把春色缓缓地晕染开来。青草地从淡绿到深绿，花一树一树地散漫开来，春天的美，逐渐清晰起来。

“很久没来过了吧？”我问道。“好几年没来过了。”父亲回答说。

再后的轮椅之旅，我想走航天大道，临近邛海湿地的新区父亲应该没游览过。但也许是担心累着我，也许是不让先行坐车回家的母亲着急，抑或是怕太晚了，父亲决定走三岔口南路返回。

回程全是上坡，推轮椅有些费力，我不得不让太太替手两次。人行道的坑坑洼洼不像白天那么容易看见，轮椅有些颠簸。一路上，多话的父亲变成了讷言老汉。

到家已是晚上十点多，应该是太疲劳，父亲吐了，但他说没事，不累。“他两年多没出门了。”妈妈说。上次的医院之行后，老爸基本没出过门。这一天他很高兴。

看着疲累却喜色依旧在脸上的父亲，“以后想出去可以让阿和葱来推轮椅。”我说。“太麻烦咯。”父亲说。阿和葱是我二叔父的儿子。

我也累了。计步器的数是15000多，应该没有10公里。父亲不怕累着我，我很开心。可想到第二天我就回京，之后年逾九旬的家父只能摩擦着鞋在屋里踱步，不知这样的时光感触何日再来，我愉悦的情绪之中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。

我默默地祈祷父母身体健康，期望下一个春节之后，他们有更多和我一起感触时光的日子，哪怕推着轮椅……

那一天是我的生日。

绿树和花草组成的五色公园。虽然刚进二月中旬，玉兰却已次第开放，木本的刺桐满树红花。观赏绽放的鲜花后，转身失了父亲的身影，赶紧到河边看，原来他正微曲着瘦小的身体，站在河边的步道上，面向邛海，眺望远方。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，是似有若无的湿地、邛海，远处是青山白云……

阿姐订的餐厅在河对岸。我建议想步行的父亲从南面不远处平缓的桥上过去，但老头坚持要上身边跨河的拱桥。我估算了一下，这座颐和园玉带桥形状的桥，单边得有五六十级台阶。我赶紧扛起轮椅先过桥，欲回身搀扶父亲。待我重新上到桥顶，父亲和我太太已经站在桥的中途平台上，他要尝试用自己的双腿过桥。

桥终于过了，但父亲的腿在抖动，好在河边是餐饮娱乐区，休息不缺座椅。

晚餐时间父亲情绪和精神头都很好。走出餐馆，天色已暗。没等我问，老爹便申请坐轮椅。沿着河的西南岸是名叫天街的青年人地盘，音乐吧、酒吧、茶社、咖啡馆闪烁着各自的彩灯，各门店高声播放的音乐混杂在一起。没多久我们就通过了天街，走上了主路。

在主路的桥上，父亲再次从轮椅上下来，站在桥上回看海河。在桥的灯饰和天街的彩灯映照下，河面反射着色彩变幻的彩光。

“好漂亮啊！”父亲再次感慨地说，好像没有来过的样子。

的生活气息，感染着父亲，他更活跃地和我们对话，不时还夹杂着感叹声。接着是龙眼井街——以前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下面的街口。途中老爷子指着一家米粉店说：“它还在啊，这家米粉店是最好的！”我瞧了一眼，没什么印象，店内用餐者不多，难以确定好不好——已过了午餐时间。这条街坡度很大，拉着轮椅有些吃力。好在很快就到了街尾俺家原来住的地方，院子门口那家父亲熟悉的面食店仍旧飘着香味。“这家包子好吃。”父亲说。我问要不要吃点，“不用了。”习惯两顿饭的父亲只是要求我推过去看看，接着轮椅就到了他住了几十年的院子，他在院门口伸头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奔滨河路，也就是海河边上那条公园般打理的路。

绕过民族体育场，就到了民族风情园。风情园门口的广场上，有人在靠椅上眯眼小憩，有的闲聊聊天，还有喝茶的，整个地界儿一派门庭若市的景象。

然而，兴奋多时的老爹，此时却变得安静了。累了？那休息一会儿。爸没反对。我们坐在广场的边沿，任由春日的暖阳洒在身上。

“我们去滨河路。”爸说。小憩之后，轮椅继续推进。到了滨河路，老爷子决定用自己的脚度量。“现在滨河路修得多好啊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拖着步伐碎步慢行。

滨河路确实修饰得很好，河边沿，我喜欢的自然土坡被直壁石块和水泥取代，岸边是

## 拥有春天

陈维一

我想拥有一个  
淅淅沥沥的春天  
让时间在潮湿当中  
凝结成水晶一般的球体  
小心地滚过  
荒野、山丘和榆树林  
没有什么时刻，能更让我  
感到如此幸福  
此刻，我想快些动手  
在天幕一样的原野之上  
建一方可以存放浪漫的池塘  
供湿漉漉的春天酣睡  
在这里，我愿意  
等待春水漫涨  
百花在原野的头项  
身披盛装

## 春风拈毫，江山如画

李翠莲

终于下了第一场春雨，朋友说，你快来，来看看我们北方的生机，怎样骨碌碌地从地上冒出来。

朋友的呼唤，像瞬间唤醒了万物，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，候鸟纷纷成群结队地在南方的晴空里划下道道剪影，留下让文人墨客难以捕捉的连篇意象，飘然北去。

南方春讯敏感，早已是桃红李白迎春黄，杨柳青青，百花齐放，正如欧阳修的词：“青梅如豆柳如烟，日长蝴蝶飞。”

桃花正以最热烈的姿态盛开，大片大片的淡粉深红在枝头簇拥着，抓住春日最好的时光恣意绽放；梨花也开了，一片片一簇簇一层层，似云如玉，洁白无瑕。桃花梨花红白相映，笑意盈盈地迎着春风，风铃、苦楝、紫荆……竞相开放，开出繁华的春景百花图。

几场春雨过后，水光潋滟，山色空蒙，雨水将山色洗出一片新绿，嫩黄青翠在一片浓绿中闪动着郁郁生机，春风得意。满目青山，云雾在山顶缓缓流动，流泻交叠，织出薄纱厚锦，映在山下初醒的春江水里，绘成一幅水墨丹青。

最动人的，莫过于春分时节的春耕图了吧？一场春雨一场暖，春雨过后忙耕田，春暖土动，雨水丰沛，正是播种的好时机。田头阡陌间穿梭往来的水牛，默默低头前行，仿佛憋着一股劲，要快快地把所有土地翻遍，早日种上水稻，才不负这大好春日。老农微笑扶犁，看着辛勤劳作的耕牛，笑意更深了，仿佛在他眼里，看到的是黄澄澄的稻谷，是一片丰收的景象。几个妇人包裹着头巾，在一旁忙碌，播种点豆，一分一秒地与春日争时，就是播下她们的希望。

远处山坡的大树下，几个放牛娃在玩耍，只等午间耕牛一歇，他们便要牵着自家的牛，在山坡各处吃草，待水牛吃饱，便又要继续工作了。春耕时分的放牛图，不是牧童短笛的休闲，而是郁郁青草里的晕染。

远足踏青，三两知己结伴，是对春天最好的礼赞。春江水暖，岸上杨柳青青，或有一曲短笛悠扬，带走了摇橹小船、群山和应，逍遥而行。一条小径弯弯，铺满青草，尽头有杏花守着，娇羞地唤你停留。山间老树新芽，虬枝苍劲，鸟巢里雏鸟啾啾，定是想要早早飞翔，飞进每一幅踏春图里，好为春色再添一份灵动。

樱粉云中现，诗酒趁年华，春风拈毫，描绘江山如画，幅幅自有别样的心情。



### 《碧桃紫藤·轴》

(局部)

邹一桂 [清]  
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

清代画家邹一桂(1688~1772)，字原褒，号小山，又号让卿，晚号二知老人，江苏无锡人，能诗善画，尤擅工笔花卉，间作山水。山水效法宋人，花卉学恽南田。其花卉画作清润秀逸，画面设色明净秀雅，别具一格。曾精心绘制百种花卉，每花题一诗，集成《百花卷》进呈乾隆，深受赞赏。著有《小山画谱》论花卉画法，据说他敏锐地指出了中西绘画重神韵而西方绘画重技术。

供图·配文 络因

## 守静观海

李洛

有消息说，今年以来奢侈品的日子不大好过，具体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，一方面是不大知道奢侈品所指都是些什么东西，另一方面是我拒绝为“品牌溢价”付款很多年了。

不过这个消息可能为真。我看财经类消息中就提到，去年一些大品牌的营收就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料，“意外下滑”。不知道膨胀很多年的国内奢侈品市场是否还能继续增长。

固然，对奢侈品的迷恋，有专家认为很大

## 奢侈品香不香是个问题

程度上是身份焦虑所致，据说有内涵、素养的个体对奢侈品就不太讲究。还有盛行的说法，诸如品位、品质等陈词滥调，又或可能是因为贵——能一瞥之下就和一般的群类拉开距离。

本来，真正的奢侈，与商品(服务)的价格贵贱没有本质的关联，再贵的物件儿对有实力轻松消费的人来说都不是奢侈品，而对行走沙漠里饥饿的人来说，一片西瓜皮可能就很奢侈。

一般意义上，人们在表述“奢侈品”的时候，指向的无不是昂贵货色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，我更愿意把奢侈品心理看作是对美好生

活的追求，尽管这样的行为范式，本质上和美好生活不搭界。

虽然我既不购买奢侈品，也无视它们的存在，但公允而论，抛开以物标注身份的等级观念，我觉得奢侈品是件不错的东西，没必要自己够不到，就整些酸葡萄的调儿来安慰自己贫穷的心智，像智商税、虚荣，甚至是人傻钱多之类带酸味儿的词语。

总之，奢侈品的存在、繁衍，本身就是其合理性的证明，如果说，那些买奢侈品的人，不是因为其超级溢价后面的品质，而是因为“越贵越买”，那也不是奢侈品的错，而是买家的问题。